

论 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以身体书写为视角的考察^①

董迎春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的文学书写与同期文化之间形成了彼此渗透、相互影响, 身体书写构成了 90 年代诗歌的重要内容, 话语背后表现出差异的、独特的文化立场、文化意识, 以身体为文化视角有效地考察了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影响, 并对当代文化理论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意义与启示。

关键词:90 年代诗歌; 身体书写; 话语; 文化互动

20 世纪 90 年代是一个无比丰富、复杂的文化时期, 90 年代诗歌写作表现为“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②的话语特征, 它比其它时代更显出复杂、多变。90 年代, 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80 年代的精英主义、文化热潮仍在民间依稀可寻, 而 90 年代主体上消费浪潮、市场转向也随之而来, 后者摆脱了以前高压的政治文化的影响, 不断从集权化的政治话语向市民社会话语转型, 各种新的电子媒介、新媒体成为 90 年代的消费景观, 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显得无比丰富, 无比开阔。这个“十年”的诗歌不仅意味着结束一个世纪迎来新的世纪, 同时也意味着各种观念的纠缠、交汇, 在诗歌书写的表现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显得更为复杂、深刻。这就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对 90 年代诗歌进行谱系式的分析, 同时对其进行可能性的剖析, 挖掘话语潜藏、遮蔽的意识、意义, 重新思考 90 年代诗歌

的独特内涵及 90 年代文化的历史功绩, 以及对当下理论建构的文化启示。

一、90 年代诗歌的命名

1989 年, 无疑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界点。欧阳江河在《89 后国内诗歌写作: 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写作》这篇长文中指出, “1989 年将我们的写作划分成以往的和以后的”^③, 他在评论孙文波的诗歌时则用了“1990 年写作”^④这个词, 较早敏感地提及与“90 年代诗歌”这一指称相关的术语, 并明确标明了一种注重“与众不同的禀赋、气质、想像力以及语言方式、风格类型的”^⑤的诗学意识。后来, 王家新《回答四十个问题》、藏棣《后朦胧: 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90 年代诗歌”这一话语及其写作的实践^⑥。

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指出: “相对于 80 年代, 90 年代的诗歌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 以至

① 本文系 2011 国家社科项目“朦胧诗以来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问题研究”(批准号 11BZW096)的阶段性成果。

②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第 13 页。

③ 欧阳江河:《89 后国内诗歌写作: 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写作》,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年, 第 53 页。

④ 欧阳江河:《89 后国内诗歌写作: 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写作》, 第 73 页。

⑤ 欧阳江河:《89 后国内诗歌写作: 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写作》, 第 53 页。

⑥ 洪子诚:《在北大课堂读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 年, 第 388 页。

在当代诗史的范围內,可以将它作为一个‘阶段’看待。”^①但是此阶段的复杂、混乱也无法避免。“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写作呈现出复杂的局面……时代语境由二元对抗而趋向多重、相对和暧昧”^②,“它必须要以‘史’的眼光来梳理一个时代的创作及批评状况,也必然会涉及到具体诗人和创作现象及成就的评价。因而,‘90 年代诗歌’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③“任何 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言说者、叙述者所做的都只可能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的局部、片断进行言说、叙述,当然他们命名的也只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的局部、片段。”^④无论如何,90 年代诗歌这一命名开始进入当代诗歌史及批评的知识谱系的论说当中。而且不同的关于 90 年代诗歌相近的命名,不同阶段、不同局部的批评、研究,也成为当代诗歌史建构的主体与言说内容,文学史的前提正是源于这种种学派、差异视角,在对当代诗歌史进行“情节编织”,从而让 90 年代诗歌文献、观察、批评、研究更切近历史的现场。同时,这种历史的客观、中性的论述、研究也对 90 年代在场的诗人,以及后期诗人都会提供某些具有可供参考的意见。正如 90 年代知识分子写作代表诗人孙文波所言:“诗歌的发展,就其一般的历史规律而言,一次新的文体的变革,在最初的大规模的革命后,总是需要对一些具体的观念进行修正,重新认识。所以,在九十年代初一些诗人便开始反省,并从这种反省中发现,如果不改变写作方式……继续写作就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⑤

文学史家和诗人们有关“90 年代诗歌”的探讨与研究,既指出了研究的合理性、可行性,

也为本课题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基础。随后相继出现的一批相关研究成果,如曾方荣的《反思与重构——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的批评》、王昌忠的《扩散的综合性: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写作研究》等,则有对 90 年代诗歌的各种诗歌现象及批评论争的较为详细的整体考察;王家新、孙文波编的《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也收集了当下对“90 年代诗歌”研究的代表性文献;另外,一些与“90 年代诗歌”相关的研究专著,如罗振亚的《20 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对“个人化写作”的深入剖析;周瓚《通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对“90 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均有深入论述;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考察了“90 年代诗歌”中王家新、臧棣、朱朱、西渡等诗人个案,都为我们考察 90 年代诗歌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史料和有效的思路。李志元的博士论文《当代诗歌话语形态及其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 年),也以话语的分析方式对 90 年代诗歌的“叙事性”作了深刻阐述。

“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有关 90 年代诗歌的研究论文并不多,主要集中在“身体叙事”,其中重要的是李志元、张健的《20 世纪 90 年代的诗歌叙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该文把 90 年代诗歌叙事分为零度叙事、复调叙事、非史诗叙事(小叙事)。赵思运的《新时期女性诗歌文本中的躯体意象研究》(《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6 期),把“女性诗歌”文本中的“躯体意象”分为四种:欲望主体型、欲望客体型、主客体交融型和自恋神

①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48 页。

② 何平:《内心的迷津及其出路》,《诗探索》,2004 年春夏卷,第 316 页。

③ 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55 页。

④ 程光炜:《我以为的九十年代诗歌》,《诗歌报》1998 年第 3 期。

⑤ 程尚逊:《从几个说法谈起》,孙文波等主编《语言、形式的命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29 页。

话型。这一类论文对本课题研究有所帮助。但是,在术语的表达与统一性使用方面,我们仍旧需要保持警惕。显然,学界过多重视的“民间写作”研究并非 20 世纪“90 年代诗歌”的整体概况,我们还得依据扎实、详细的 90 年代诗歌史料的梳理来重新认知、判断 90 年代诗歌,探讨其写作的可能及对当下文化建构的意义。

近两年,国内陆续有相关的专著出版,有探讨 90 年代的女性诗歌的(赵彬:《断裂、转型与深化——中国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有探讨“下半身”口语诗歌的(唐欣:《说话的诗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有探讨海子对 90 年代以来诗歌影响的(赵晖:《海子,一个“80 年代”文学镜像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可见,90 年代诗歌已经或正在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不断出现新的理论成果。

尽管我们目前已经拥有上述的文献与成果,但毋庸讳言,有关 90 年代诗歌,至今还处于较为简单和单一的研究现状,有待开掘的层面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如何由表及里、深刻探讨 90 年代诗歌的内部生长机制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则相应地成为了本课题研究的重点。90 年代诗歌研究还有许多资源可供利用和开发,一方面重点在于按文学自身的规律去考察诗歌生长的自然图景,一方面又不得不迫使我们从社会、时代的文化语境中对 90 年代诗歌的种种流派、差异性的书写现象进行一次谱系性梳理,并从中探讨文学如何受文化语境的影响。

正如笔者在《走向反讽叙事——20 世纪 80 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①一书中将 80 年

代诗歌看做同期文化的重要形式,正如 80 年代诗歌的书写也同时成为 80 年代文化书写的重要内容那样,90 年代诗歌显然也成为同期文化的重要书写内容与形式,参与了同期文化的消费化、物质化等文化观念的传播、影响。而且,90 年代诗歌比 80 年代诗歌书写及其表现场域显得更为复杂、多变。诚如 90 年代在场的诗人王家新所说:“90 年代诗歌”之所以被有些论者作为一个诗歌史的概念提出来(见程光炜《90 年代诗歌:另一种意义的命名》,《山花》1997 年第 3 期),就在于它体现了这种艺术转变,除了欧阳江河说的旨在“结束群众写作与政治写作这两个神话”外,我想它要结束的还有一个“纯诗”神话。这种“纯诗”写作在 80 年代非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潮流中自有意义,对于诗人们语言意识的觉醒和诗歌技艺也是一次必要的历练。……90 年代诗学的意义,就在于它自觉消解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它在根本上并不放弃文学独立性和自律性的努力,但它却有效地在文学与话语、写作与语境、伦理与审美、历史关怀与个人自由之间重建了一种相互摩擦的互文张力关系,从而使 90 年代的诗歌成为一种对我们的现实命运既有所承担而又向诗歌的所有精神与技艺尺度及可能性敞开的艺术。^② 如何面对 90 年代的理解问题,也是当下文化所当关注的重点。90 年代诗人在语言上的探索,在文化上的激进写作态度,也给诸如如何厘清 90 年代与 80 年代诗歌、新世纪诗歌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不少困难。曾方荣认为,“面对多元发展与复杂尴尬的 90 年代诗歌,我们确实存在着命名的困惑。但诗性的缺失与读者的缺席作为 90 年代诗歌所体现出来的整体特征,应是不争的事实,也应是 90 年代

^① 董迎春:《走向反讽叙事——20 世纪 80 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 年。

^② 王家新:《为凤凰找寻栖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1 页。

诗歌发展的致命伤。”^①

如前所述,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是 90 年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形式。从文化的视角考察 90 年代诗歌的发展趋势与诗体意识,也说明了文学无法回避现实的文化语境,而社会、时代对文学的影响也将表现为正面/反面、肯定/否定,对诗歌话语进行文化分析,也让我们更易看清楚文学发展的本来面目。显然,考察一个时代,诗歌的书写往往更能呈现这个时代的观念、意识、思维,及其背后的意义。因而,考察 90 年代文学中的诗歌,变得尤为重要,自然也有它迫切需要呈现的价值。

二、身体书写:一种诗歌考察视角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中国政治和社会重心向资本、物质的整体性倾斜,此前数十年一直受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实践严厉监视和压抑的物欲人欲,以前所未有的海啸般的势头反弹和释放开来。90 年代诗歌中所出现的较大面积的身体书写现象,身体在不同的诗群、差异性的文本中均有鲜活的反映,显然得到了这一时代背景的有力支撑。不同的身体书写自然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立场、精神倾向。“身体是肉体的。作为肉身,它是存在,而不是虚无;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当然比起矿物和植物,人的肉体的存在具有特别性,它是血肉之躯。而与一般的动物相比,人的肉体是一个人性化的肉体。但任何一个人的身体既是自然赋予的,也是文化生成的。”^②本课题试图通过考察差异性、独特性的身体书写,来考察这些身体符号背后所携带的文学/文化意义,以及这种意义与时代的彼此渗透、相互影响。

身体在西方一直处于一种敞开、发展的状态,也是西方艺术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领域,他们利用不同的艺术形式破除身体的假象,从身体出发考察艺术的表现力量、思想内涵。“任何一种艺术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关涉人的身体的。没有对于身体的刻画,也就没有了关于人的艺术。艺术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身体自身的揭示。”^③古希腊诸神的身体充满了美与爱的光辉、中世纪的身体对道成肉身进行检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种种禁锢的抗争走向了精神的复活、文艺复兴时期的蒙娜丽莎则闪烁了人性的精神的光芒、现代艺术中的身体则充满了生命主体的焦虑与变成欲望机器的符号化的幻想。身体从来没有离开过艺术,且由外部的、精神的关注走向了对身体内部与被遮蔽的身体知觉现象的探求。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在《身体与身体写作》中写道:“身体研究这个议题因而是一个严肃的、批判性的议题。我们研究身体写作却不是鼓吹身体写作或欲望写作。相反,这里面包含了我们深刻的人文忧思。我们关注身体的政治性与批判性、颠覆性,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身体必然地、无条件地具有这种批判性和颠覆性……身体研究这个议题也是开放性的。”^④“我们也不能设想超越文化、超越历史的身体。身体虽然具有生物、生理、官能的基础,但它同时也具有社会文化的维度。”^⑤

一般而言,身体书写是以 80 年代“女性诗歌”创作为始端,发展到“下半身”(2000 年)已经走向极端化、粗俗化。对身体的关注,一方面意味着心灵的解放:他们通过身体书写对政

① 曾方荣:《反思与重构——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的批评》,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0 页。

② 彭富春:《身体美学的基本问题》,《中州学刊》2005 年第 3 期。

③ 彭富春:《身体美学的基本问题》,《中州学刊》2005 年第 3 期。

④ 陈定家选编:《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78 页。

⑤ 陈定家选编:《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第 179 页。

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政治、道德话语进行解构、颠覆、消解、去中心；显然，90 年代诗歌的身体书写便是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所进行的一种话语实践：“身体写作意味着：写作通过亲近、疏离、分拆、瓦解等等手段，不断地对身体进行再想象、再塑造、再规划，它脱离了启蒙叙事和革命叙事，通过写作这种方式，不断地切入到当下的后现代处境中，成为动荡不定的现实性的一部分，或者我们应该说，它通过再造自己的幻想而让自己在后现代消费政治中成为核心的景观之一”，^①通过“身体”书写起到解放心灵的作用，同时也让诗歌从外部书写回到“身体”的知觉现象学的生命思考，这样的书写是积极的，探索的，其对诗学、诗艺也有所拓展、深化，富有建设性的实践与理论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作品走向对消费、物质时代的欲望化、市场化的迎合与迷崇，对“身体”作狭隘化、低俗化的表达。

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部分表现为“口语写作”，其话语特征走向叙事，以此区分 80 年代诗歌的抒情话语。“90 年代以来，诗歌中的叙事广泛兴起。多数诗人们都感受到了叙事的‘不可拒绝性’并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他们纷纷放逐直接抒情的话语方式，而以日益翻新的叙事手法描写、陈述当代生活现象、经验和事件。大面积的诗歌叙事引人瞩目，有人称之为 90 年代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诗歌现象。”^②“‘叙事性’被认为是 90 年代诗歌的共性，也被许多诗人认定为 90 年代诗歌的共名。”^③这类叙事性的作品因为关注日常生活、重视社会事件，身体的书写自然也与 90 年代诗歌的叙事为特征的话语发生了某种关联。

显然，我们在考察 90 年代诗歌中的身体

书写时，也不无感觉到一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身体并非仅是民间写作专用，我们尽量保持其中性的、客观的面目，不作极端化、偏见化处理。“身体”频繁出现在 90 年代诗歌的“民间写作”中，同时，也出现在相异于“民间写作”的“知识分子写作”中，比如柏桦的《往事》、肖开愚的《葡萄酒》、欧阳江河的《蛇》、陈东东的《在南方歌唱》、《形式主义者爱箫》等一系列作品。对 90 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的诗歌分析，可以考察出另一种身体的处理与关注带给我们的精神意义与积极、丰富的文化意识。

第二，文学的书写符号背后必然指向了文化的诉求与文化意义的建构意识，90 年代诗歌各不相同的“身体”书写及其反映的价值立场，揭示了其与 90 年代同期文化之间存在着互渗、互动关系。

如何深入地探析 90 年代诗歌，身体成为一种观照的理论视角，通过对 90 年代诗歌中的身体书写，领悟不同诗群、诗人差异性书写对 90 年代文化背后不同的思想意义。

由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消极影响，90 年代诗歌书写出现了许多问题，当下对“身体”的研究陷入某种趋同性、单一性的误读，诗歌的题材与低俗的情感使身体书写中散发浓烈的庸俗气息；理论界对“身体”的理论研究也缺少较客观与深入的文化剖析与辩证眼光，仅仅停留在文学现象的梳理，缺少更为深刻的批判意识。“‘身体写作’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这里至少有四种逻辑值得关注：狂欢的逻辑（对原来的清教式的禁欲主义的反弹）、市场的逻辑（作为市场营销的策略把一些非‘身体

① 葛红兵：《身体写作：启蒙叙事、革命叙事后面身体的处境》，《当代文坛》2005 年第 3 期。

② 李志元：《当代诗歌话语形态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12 页。

③ 曾方荣：《反思与重构——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的批评》，第 15 页。

写作’或是弱‘身体写作’也炒做成是‘身体写作’、反叛的逻辑(通过身体来表达个人自由对抗强大的国家主义道德禁忌)和女权的逻辑。不过,在具体的个案中这四种逻辑可能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纽结在一起的,并且可能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与冲突,使我们面对具体的文本时往往很难判断到底是哪一种逻辑在起作用。”^①

本课题以“身体”作为考察 90 年代诗歌的角度,揭示出不同的、差异的身体书写背后的文化诉求与精神立场。90 年代诗歌研究中的身体书写,仅是一种视角,打破身体/灵魂二元对立的哲学立场,探析身体书写背后更为复杂的文化观念与思想可能。显然,不同的“身体”书写意味着不同的“声音”,以 90 年代诗歌中的不同“身体”为考察内容,对不同的诗歌现象、诗歌群体、诗歌思潮、诗歌作品进行话语分析,通过诗歌中的“身体”研究来探析“90 年代诗歌”背后所渗透的文化意识与精神背景,同时,考察这些诗歌书写与 90 年代的政治文化、消费文化之间有着重要的互动关系。对身体书写进行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现象学的多维度审视,挖掘理论建构上具有艺术性、思想性的诗学范式与写作伦理,同时对当代诗歌史也不断深入进行“情节编织”(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关于“文学史”的重要的核心理念),丰富与完善“当代诗歌史”的历史面貌与话语研究。

目前,国内也有许多研究者通过身体视角去分析中国思想史、古代文学史,笔者认为身体作为文化视角对厘清与认知某些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想,可以提供一种积极且有效的理解路径。从不同作家、作品对身体的书写,可以

考察出相异的、不同的身体背后的文化意识、价值立场。“在认识论上身体是知觉经验与理性的载体,在价值论上身体是实践的主体,在美学上身体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接受者,在医学上身体是诊治的主体,在体育学上身体是强化的客体,在精神分析学上身体是利必多的承载与解放源。”^②90 年代诗歌书写中对身体的处理,同样也可以深刻地挖掘出诗人的自我及存在的体验,也同时探讨到时代语境中的文化情结。身体意象的涉及,强烈折射出诗人的文化心态。当下我们也自感生活在一个身体处于隐形监狱毫无秘密的文化现场,身体的缺席让我们的内心受到异常的挤压,来自体制的种种规训、误导,不断消耗身体中积极的能量与意义审视的可能。90 年代诗歌的部分身体书写,也折射出当下相似的种种精神焦虑感、绝望感。“‘九十年代’的指称并不仅仅表明‘当下性’,突然之间,我们已经置身于世纪末的十字路口,与一个‘身体’取代‘自我’的世界相遇。”^③身体的透支书写及极端化处理,表明当下的文化危机逐渐陷入虚无主义的话语误区与表述的危险,这也为当代文化理论建构与发展提供警示。

90 年代诗歌通过身体作为视角去考察诗歌的书写内容,具有以下几点意义:

第一,以 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书写中“身体”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的诗歌现象、诗歌群体、诗歌思潮、诗歌作品进行话语分析,考察“身体”书写背后积极的精神背景,推动当代诗歌精神性、审美性的关注,改变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对 90 年代诗歌书写作单一化、简单化的处理现象,对当代诗歌史的建构也有着补充与

① 陈定家选编:《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第 14 页。

② 毛崇杰:《后现代美学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身体美学》,陈定家选编《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74 页。

③ 杨克、温远辉主编:《90 年代实力诗人诗选》序,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年,第 1 页。

推动作用。

第二,通过诗歌中“身体”研究来重新审视已经被学界认定的“身体叙事”,考察“身体”的叙事话语背后所揭示的相异的文化意识,以及 90 年代诗歌书写与同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为当下诗歌研究、文化建构提供了某种理论参照与思考可能。

第三,大量 90 年代诗歌史料的整理与归纳,以及对诗歌思潮与现象的梳理,可以对既定的、因袭的当代诗歌史重新进行“情节编织”,从而丰富、补充当代诗歌史的写作与理论研究。

第四,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书写中相异的诗学技巧与写作伦理的追求,可对 90 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起到一定启示作用。身体的书写不仅是一种肉身的、形而下的现象关注,也意味“身体”与灵魂的深刻对话。“身体”的超越性、审美性的书写,对重新定位诗歌写作路径也极具理论参照价值。

总之,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书写中的“身体”研究,有一些实际文本与理论文献,但还不够丰富、全面,此项课题研究继续深入与推进文献的梳理,将以“身体”作为考察的一种视角为学界呈现更为丰富、综合的 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形貌,同时,也通过“身体”这个角度,尝试剖析其相异的价值立场与文化意识。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天以“身体”为视角,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也是为当下文化反思与建构提供某些理论参考。这也是本课题积极追求的动力所在。

三、90 年代诗歌与 90 年代文化的互动

戴锦华在《隐形书写——9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一书中“将 90 年代中国的文化格局称之

为一处‘镜城’,一处文化的‘公用空间’:国家、跨国资本、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在极端不同而间或共同的利益驱动下,彼此剧烈冲突抑或‘无间’合作。此间似乎有着尖锐矛盾的社会群体、利益集团——诸如所谓官方与民间、中心与边缘、权力机构和社会抗衡,在某种新的组合与重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奇异的相互借重与‘和谐’共生现象。”^①“以‘镜城’来喻示 90 年代中国文化,旨在描述其意识形态立场与现实基础的斑驳多端、繁复杂陈。这有如一处以无数面光洁明净之镜所建构的城池;镜镜相映,光影闪烁,致使幻影幢幢、歧路丛生。”^②

陈平原也如此描述:“他们或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无足轻重。此前那种先知先觉的悲壮情怀,在商品流通中变得一钱不值。于是,现代中国的堂吉诃德们,最可悲的结局很可能不只是因其离经叛道而遭受政治权威的处罚,而且因其‘道德’、‘理想’、‘激情’而被市场所遗弃。”^③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国维说过,“一代有一代文学”。而文学因为其语言的优势成为某个时代的重要表意、符号形式,语言保存了文学,也就保存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基因、精神传承。文学书写成为某个时代文化最主要的具体内容。诗歌是文学中最为重要的形式与内容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如同 80 年代诗歌在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也成为同期文化的重要文化样式。

90 年代,无疑深受西方后现代语境与思潮的影响,“他者”文化影响、塑造本土文化的同时,也时刻接受种种改装、过滤式的认同,对同期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后现代身体写作所

① 戴锦华:《隐形书写:9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2 页。

② 戴锦华:《隐形书写:9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 65 页。

③ 陈平原:《近百年精英文化的失落》,《二十一世纪》1993 年第 6 期。

崇尚的身体政治原则在中国并未被普遍接受,但是,文学界情况不同,在普遍对后现代持怀疑拒斥态度的中国,文学创作及理论界最先开始了对后现代的传播和接受,直到如今,热烈响应希望后现代理论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来自文学界。而新生化作家以身体的名义所进行的一系列还原或者解构活动构成了其波澜壮阔且不断发展的运动画面。”^①在种种话语背后也隐含着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在以消费文化为主潮的 90 年代,我们仍然发现存在种种不同的文化意识的相互纠缠、抗衡。对于主流、中心化的经济—消费话语而言,其他话语相对处于受压与遮蔽状态,通过对 90 年代诗歌中的身体景观的不同设置与书写,我们也窥见一孔,清醒地意识到这单色背后复杂、多变的文化意识。显然,这些意识形态相互纠缠、发展丰富了 90 年代文化,90 年代诗歌成为同期文化印迹,文化互动的内力作用,相反也影响着 90 年代诗歌自身的书写。

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中身体的多种书写,显然是诗人主观精神意识投射的结果,其作为话语自然会表现出诗人的某种观念形态。90 年代诗歌中的两种书写倾向:一是诗体本身的神话写作,二是非诗的反神话写作。诗体维度上的身体,则指向诗学意义上、语言本体意义上的书写,它通过隐喻、象征、幻想、变形等现代语言技巧,裂变、生成艺术化、审美化的身体,不断通过日常的、生理意义的身体向现象学、符号学的文化内部寻找身体的意义与可能,以此达到身体与灵魂的内在契合、感应。而在日常意义上的身体仅是概念意义、生理意义的维度,显然这样的身体充满了客观性、事实性,但是其非诗、反神话写作把身体与精神分裂化、绝对化,这使得非诗写作包括其中零

度写作在内的身体指向了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对身体/灵魂的二元对立,显然这样的身体丧失了更多的书写可能与表意空间。这种非诗的反神话写作在后来也逐渐表现出其话语自身的问题与表达误区。

消费化、市场化的文化语境更适合推动身体景观的展现。身体自然也成为 90 年代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不同的诗歌对身体的介入与书写,可以折射出差异性、独特性的文化意义与思想观念。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在《身体与身体写作》中写道:“文学与身体一直是紧密联系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身体的文学与文化,没有身体的写作,甚至不能想象脱离身体的一切人类活动,我们当然更不能设想没有身体的审美与艺术活动……我们应该谈论或值得谈论的不是是否存在没有身体/脱离身体的文化与文学,也不是是否存在处于文化之外的身体,而是不同时代的文化以及文学是如何处理与呈现身体的,事实上,身体在文学中的不在场本身也是处理特定的文化处理身体的特定方式。”^②

90 年代文化本身除了消费性的话语特征之外,仍然纠缠着政治话语,或者说,同期文化正是市场化与官方倡导的意识形态合谋的文化事实。没有摆脱政治话语的文学创作,也无法回避消费话语的文化诱因。“与其说,后现代主义文化,是 90 年代初年中国文化风景线上重要的段落,不如说,这一‘新’理论的引入,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期有效的政治(准政治?)实践之一。似乎是一次对后现代式反讽的反讽,其作为一次政治实践的意义,并非出自某种对其隐蔽的政治性(或曰‘两面性’)的深入辨析,而是一次在间或有意识的误读、误用中的自觉

① 葛红兵:《身体写作——启蒙叙事、革命叙事之后:“身体”的当下处境》,《当代文坛》2005 年第 3 期。

② 陈定家选编:《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第 179 页。

的政治文化实践。”^①“自觉地摆脱、消解多少年来规范性意识形态对中国作家、诗人的支配和制约,摆脱对于‘独自去成为’的恐惧,最终达到能以个人的方式来承担人类的命运和文学本身的要求。”^②政治话语、消费话语之间形同姐妹,有时也表现为互为母体,杂糅、交错成为 90 年代文化的景观。“我们的身体和对身体的想象与叙事在摆脱了国家的征用之后是否就已经真正属于我们了,身体既具有极深的文化意味,又可能是最反文化的,谈论性并不必然意味着解放,它也许是权力在通过性进行运作的结果。所有这些问题中都有巨大的文化批判和美学建构的可能。”^③

综上所述,考察 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的发展,自然放在文学与文化互动的观照视野下进行,之所以挑选到身体作为视角与考察内容,意图也在于最终呈现文学/文化之间的互动的文化事实,这不同的互动中表现出来的独特性、差异性,也成为本课题将要重点考察的

内容。

结语

不断建构诗人的文化身份,从多种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的身份选择中,确立自我的清醒身份,这也是当代诗人必然作出的选择之一。“现代人面临持久的自我危机:文化的各种表意活动,对身份的要求过多,过于复杂,身份集合不再能建构自我,它们非但不能帮助建构稳定的自我,相反,把自我抛入焦虑之中。”^④回归语言,重视精神,这无疑是 90 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大诗写作对当代诗歌书写的重要话语实践与探索。不断融入汉语经验、时代语境,创造出不同于西方重叙事、口语的知性写作,回归汉语经验的语言表现,回归诗学经验上的身体认同,回归文本经验的诗体意识,回归人类经验的文化意识,这也许是新世纪诗歌共同面对的诗学命题。这有待于更多的写作者、研究者去重新深化、重新认知、重新阐释、重新发现!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1990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Writing DONG Ying-ch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530006)

Abstract: In 1990s, the poetr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ermeated and influenced each other, body writing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poetry, and behind the words present variant and distinct kinds of cultural standpoint and awareness. Regarding body as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helps investigating effectively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providing great significance and revel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ies.

Keywords: poetry in 1990s; body writing; words; cultural interaction

①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231页。

② 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关于当代诗学》,《诗探索》1996年第1期。

③ 陈定家选编:《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第15页。

④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4页。